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大唐秦王詞話
第五十七回 二妃毆死有功臣 敬德武請皇國丈

詩： 飛閣臨衝支徑穿，古壇風冷杏花然。
千門小雨鉤廉外，青草群鵝染翰前。
春眼未成聊出浴，漁翁何事獨鳴舷。
世情只覺滄洲好，白日懵懂醉看天。
野夫嗜酒愛風竹，日日茅堂坐翠陰。
獨樹山櫻堪取醉，乍飛梁燕忽流音。
神遊五嶽佩真籙，龍臥一丘耽苦吟。
閒門草合斷行跡，不到天涯春已深。
千章秀水雲晶晶，城南草堂朱夏明。
桃花塢中遊客散，龍女廟前湖水平。
落日風煙空悄悄，殘春難恨劇縱橫。
繁華過眼哪堪戀，騁望徒傷萬古情。
官河一雨水添尺，河上園林花盡飛。
病客尋花腳無力，夕陽臨水淚沾衣。
江湖落魄真耽酒，土木藏名自采薇。
悵望心期獨不見，草堂明月待人歸。
巢由洗耳雖堪慕，湯武征誅更不磨。
迄今追念英雄骨，試觀唐史卻如何？

話說張、尹二妃，同二太師，一路行程，來至潼關。有留守盛彥師聞報二妃下河南，口中自語：「太師出來，或有什麼公幹；二妃同往，卻是何為？這是朝廷沒主宰，勞民傷財！」說罷，連忙出關，迎接二妃、太師進關，前後廳堂坐下。盛彥師朝賀二妃已畢，卻與二太師施禮。一壁廂擺下筵宴，前廳管待太師，後廳筵宴二妃。畫屏結彩，翠袖笙歌，異果佳釀，奇饈美饌，金銀器皿，爭光耀日。酒飯數巡，食供幾品，張太師說：「尹皇丈！盛彥師守備潼關，有這等富貴！待你我尚且如此，想娘娘席上，越發齊整了！你我進裡面瞧一瞧。」二太師連忙起身離座，行進後廳，遠觀一觀。自古說：錢財能使人黑，惹起貪謀妒害情。官官薛舉奏說：「二位太師來了！」二妃問：「太師有什麼話說？」太師說：「娘娘！我們如今到河南，少不得有皇親、文武大臣來往，缺少酒席器皿，問盛彥師借用幾桌，待回朝之日給還。」二妃著薛舉喚盛彥師近前。盛彥師俯伏階下，二妃吩咐：「今太師下河南公幹，一路有皇親國戚來往，問卿酒席器皿，暫借幾桌，待事畢，回朝之日給還。」盛彥師奏說：「娘娘！這酒席器皿，非是臣自家之物。聞知娘娘駕到，於所屬軍民之家，借辦來答應的。太師若借去了，軍民不知，娘娘駕去後，來領器皿，臣將何錢糧抵補？倘朝廷差官察訪，只道臣在任貪利割民，罪不可逃，伏望娘娘慈諒！」二妃見說大惱：「這廝出言毀上，全不避忌！」喝令官校採下去，重責二十棍。一壁廂吩咐官校，收拾兩處金銀器皿，下了箱篋。二妃上了鳳輦，二太師乘了大轎，帶領護駕軍士，離卻潼關前去。盛彥師被責忿怒，連夜差快馬，傳報各處鄰近所屬州郡，又差人到河南秦王駕前啟奏不題。

且說二太師一路上混占莊田，遇著廣大莊院，把小民逐出，或稱張太師居住，或稱尹皇丈養老；遇著好田地，就插下標竿，稱說二太師要請佃，小民不許收花。逢州有州官接，逢縣有縣官迎。但迎接官員，要他辦送千金，容他在任為官；如無，就詐傳密旨，徑自削職。行至陝州，有掌印官堯君素，出城迎接二妃、太師。前後廳堂坐下，堯君素朝拜二妃，施禮太師，兩廳整置筵宴管待。席上都是細巧磁器，張太師說：「尹皇丈！堯君素輕慢你我，終不然娘娘席上也是這等？我們去試一瞧看，就說與娘娘知道。」二太師行進裡面一瞧，對著二妃說：「堯君素實是輕慢你我，就如輕慢朝廷一般，須要從重懲治，以警將來！」二妃說：「正是！」喚薛舉拿堯君素過來。堯君素俯伏階下，二妃說：「你好生不敬上！怎麼把磁瓦不堪器皿管待！」堯君素奏說：「臣蒙天恩，選任在此，奉職守法，止吃陝州一口水。百姓因歷年兵火，財盡民窮，困苦已極，金銀器皿，一時無處取辦。伏望娘娘鑒諒，赦宥臣罪！」二妃大惱：「這廝巧言遮飾！」喝令官校採下去，重責一百棍。可憐把一個駕下功臣，輕意打死了！二妃吩咐趨駕前去，離了陝州，一路上恣行威福。

初向潼關行擄掠，才行陝地殺功臣。
混侵田土仍追券，強奪民居更用刑。

各地方軍民，有被占了莊所的，有被占了田土的，成群聚眾，都來至河南秦王駕前，負屈伸訴。秦王將各人狀詞收下，發放軍民人等，各回原籍，候旨發落。

再說二太師來至河南道中，見所齊整莊院，太師說：「娘娘！這裡倒好所莊院，不知是誰家？」二妃說：「你進去瞧看，如果中用，就要了他的。」二太師進入裡面，不想是趙元王李孝恭的莊所。其日，世子李元戎偶在莊上。把門人喝一聲：「文有文道，武有武道，闖不得王道！什麼官這等大膽，擅入皇莊！」張、尹二太師大惱，喝令官校拿下。世子聽得喧嚷，走將出來，官校認得是王子，誰敢動手？二太師自走近前，兩下裡互相結紮一番。管莊人役，恐傷犯王子，上前解散。二太師出莊去了。李元戎一騎馬，徑到秦王軍門啟奏。秦王說：「御弟！你且息怒，暫請回府。我也不知他到河南有什麼公幹，我待他進城，開讀了旨意，再作區處。」李元戎辭駕出府去了。再說二妃駕進河南城，有留守屈突通，帶領當該官吏，出城迎接二妃並二太師。接進王府衙門坐下，屈突通朝賀二妃已畢，轉出前廳，與二太師施禮。擺列筵宴，俱用金漆，並銅錫器皿。屈突通知道一路來的消息，只著辦事官聽候，自避回府。二妃見了筵席器皿大惱，吩咐薛舉：「拿留守官過來！」只見辦事官俯伏答應：「掌印官目秦府軍門，有緊急公務，回衙門去了！」二妃說：「快著官校拿來！」這裡官校不曾走動，早有探事人飛報屈突通知道。屈突通吩咐左右，關了府門，潛到秦王駕前，一一奏訴。秦王說：「我知道了！」喚近侍官，取過一面虎頭金牌。秦王舉筆在手，上寫著：「天策府令旨，禁約官校一應人等，不許擅進衙門生事攪擾；如違，綁赴軍門取斬！」一壁廂旗牌官拿了金牌，懸掛河南府門首。一面二妃差官校拿屈突通，官校見了秦王令旨，誰敢拿人？各轉王府，回覆去了。

且說秦王問眾總管：「我要請張、尹二太師相會，就要問他河南公幹的事情，誰去請好？」閃過馬三保奏說：「臣去請！」秦王吩咐：「但凡言語，務要小心！」馬三保說：「臣知道了！」出了帥府，一騎馬徑到王府門首下馬，把請太師的話，說與官校。官校進殿稟說：「天策府差一員總管，來接二位皇親！」太師起身行進後殿，問娘娘：「如今秦王差官來請，如今該去不該去？」二妃說：「你回復他不要去，說只服朝廷聖旨宣，不服秦三令旨召！他若多言一聲，就著官校一頓棍擺出府去！」太師轉出前殿坐下，吩咐官校，喚天策府差來的總管進來。馬三保來到殿前，見了太師施禮，口稱：「奉秦王殿下令旨，差下官來請二位皇親大人少敘。」張太師說：「我只服朝廷聖旨宣，不服秦王令旨召！快回復去！」馬三保說：「殿下與皇親大人久別，特來奉請一面，幸勿見辭！」太師怒形於色，道：「我不奉召就罷，你怎麼巧言多說？」喝令官校拿下去，打二十大棍，擺出王府。馬三保被責，徑回帥府，啟奏秦王。秦王說：「怎麼我差去總管，擅自就打？多是言語中冒犯，以至於此！如今別差一員的當官去請！」閃過程咬金

說：「臣敢去請！」秦王說：「你的性格也不純善，只恐不會禮貌相請。」咬金說：「主公放心！臣去請得！」秦王吩咐：「切宜謹慎，不可造次！」

咬金出了帥府，上馬扳鞍，徑到王府衙門下馬，說與把門官校：「裡面去通報一聲，說秦府殿下差官來請太師！」官校入府報知。太師說：「喚他進來！」咬金進入殿前，見了二太師，鞠躬施禮。張太師問說：「你是什麼官？」咬金答應說：「下官是執金吾上將程咬金，奉二殿下令旨，差來奉請皇親大人。殿下焚香恭候，伏惟降重！」太師說：「我是當今皇丈，只服朝廷聖旨宣，不服秦王令旨召，請做什麼？」咬金說：「殿下聞知二位皇丈到省，係唐室至親，特來奉請，少敘片時，幸勿阻拒，下官候駕同往。」張太師大惱，喝：「官校拿下，著實捆打！」官校揮拳捲袖，正要動手，被咬金躡身往外就跑。跑得快，脊背上也著了幾棍。跨上棗騮駒，連贈幾鞭，徑回帥府下馬，一一奏聞。秦王說：「畢竟你衝撞皇親，以致發怒！」又閃過尉遲恭說：「主公！程將軍不會請客，臣卻會請，一請就來！」

秦王說：「你的性氣剛直，越發不妥。」敬德說：「臣文請也會，武請也會。」秦王問：「文請怎麼？」敬德說：「臣去見了太師，先施禮，口稱二位皇親，殿下本當自來奉拜，軍務煩冗，無暇趨教，特差某走請車駕，少敘衷曲，萬惟降重！這便是文請。」秦王又問：「武請怎麼？」敬德說：「武請不與他合氣，但以禮文請不動，帶了兩條鐵索，把他拴鎖就走！」秦王說：「武請不好，只是文請。請來時，就背了宣匣來。」敬德說：「臣知道了！」心下自想：「雖是文請，還辦個武請的意見！」取了兩條鐵索，藏在兩隻靴裡，身邊懸著鞭，暗暗帶領半千圍子手。敬德吩咐眾軍士：「我若與太師結紐之時，你把朝廷賜他的宣匣，背了先回。」眾軍士說：「知道了！」

敬德拴束整齊，跨上深烏馬，搖鞭跳蹬，直至王府衙門下馬，說與官校：「你進去通報一聲，說天策府差官來請太師！」官校進前殿報知。二位太師說：「著他進來！」尉遲行進殿前，見了二太師，口稱：「二位皇親大人作揖！」張太師問說：「你是什麼官？」敬德說：「吾乃定山河、興社稷、昭武功、彰義勇、龍虎大將軍，在朝為相，出朝為將，將相雙全，出征掛先鋒印，複姓尉遲名恭，字敬德。二殿下本欲自來奉拜，因軍務繁冗，不得親詣。特著末將，來請二位皇丈過府一敘！」張太師說：「又非朝廷旨意，不去就罷了，有什麼事情，三番五次來請！」敬德說：「殿下與國丈叔房至親，因皇丈榮乾到此，奉邀大駕，略敘闊情，何故反生嗔怪？」張、尹二太師大惱，拍案高聲：「這廝言不避忌，好生無狀！」喝令官校：「捆打一百棍！」官校齊擁近前，正要動手，被敬德身邊掣出鋼鞭，只聽得連響三下，打死了三個官校。其餘都嚇得膽戰心驚，遠遠都去躲避。二太師摩拳擦掌，喝罵尉遲！張尹太師心發怒，喝罵秦王麾下臣：「吾是當朝皇國丈，神堯有敕下西京。

只憑高祖皇宣敕，誰奉秦王令旨行！

黑賊枉叨唐爵祿，不識上下與君臣。

平欺國戚當何罪，打死官軍法不輕！

回朝啟奏神堯帝，梟首長安正典刑！」

敬德心下自想：「他口內雖罵，身子恰不走動；他若趕將下來，我才好動手。他不走動身，我先下手，就不該了。我如今也回罵他幾句，撥得他的性發，定然趕下來，那中間，我就好拿他！」

敬德心焦發怒，鞭稍指定罵皇親：「家住邠州榆次縣，勾欄瓦舍是家門。

全憑鼓板為活計，專靠吹彈過此生。

落胎赴集尋錢鈔，懷抱■箏謁富門。

按時酒熟何曾飲？碗盃瓢盛背後吞。

自從盤古分天下，樂戶何曾出好人！」

二太師說：「這賊！好生犯上無理！我是當朝國老，他怎麼訐我的短處！不由人不惱。」連忙起身離座，捲袖揮拳，把敬德一把攔住。敬德說：「你要打誰！」一隻手提住二人。敬德叫一聲：「圍子手進來！」眾軍士啞一聲喊，齊擁進府，只背了宣匣就是。敬德放翻二太師，把尹太師踩在右足下，把張太師拿倒在地，將馬鞭在兩腿上，打了一回；換過尹太師，也打上一回。官校人等，遠遠的只睜著眼看，誰敢近前捨命？敬德靴裡扯出鐵索來，把二太師鎖在馬鞍轎兩邊，上馬徑回帥府。下馬離鞍，進府奏聞：「二太師文請不動，武請來了，鎖在府門首伺候！」秦王連忙離座，走出帥府，吩咐旗牌官，快放了二太師。秦王說：「敬德！你這勇夫！我只著你以禮相請，誰教你用武粗魯？卻令皇丈受驚！」吩咐旗牌：「把尉遲恭鎖下！」秦王著近侍，替二太師整了衣冠，迎接講武堂上，焚香結彩，開讀旨意。

詔曰：褒崇戚畹，尊禮親情。即以爵祿之榮，豈乏華居之顯。茲旨二太師，年逾耄耄，義合安之。如河南有空餘莊所，給與數間；無礙田地，量撥幾頃。其便者聽，如無另行酌處。不許乘機擾害百姓、官吏、軍民人等，亦不許恃強侮慢，違者以罪罪之。故茲詔示，各宜知悉。武德七年三月日敕秦王說：「我只道你有什麼大公幹到此，原來止要討空餘田地住宅，卻怎麼這等生事？朝廷旨意，不曾著你剝取民財，混占田土，違禁賣官，無故打死駕下有功之臣。我以禮差來請的官員，擅自捆打，罪惡多端，難以輕恕！」吩咐旗牌官放了尉遲恭，就著尉遲恭、程咬金二人，每人押一個，繞河南城，拉一遭轉，送河南府監候。「待我回朝之日，奏與父皇知道！」正是人心似鐵非為鐵，官法如爐卻是爐！有官官薛舉，奏聞張、尹二妃。二妃見說拿了二太師，即時帶了薛舉，並護駕親軍，不分曉夜，趕回長安，啟奏高祖去了。秦王探知二妃離了河南，即差報馬傳報各地方：如張、尹二妃經過，掌印官不許私饋禮物，驛遞量給供用，毋得奢費勞民！

莫說田園計久長，還存陰德是良方。